

家乡的坐标

新春特别策划

今年春节,第78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李建召惊讶地发现:跟着自己在驻地长大的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东北人。

年前,李建召把儿子送回河南老家陪伴父母。电话里,儿子委屈地说,爷爷家里吃不到冻梨,父母则是一脸不解地问:梨冻了还能吃吗?

听着儿子开口时快要溢出屏幕的东北味儿,李建召回想起前些年自己休假回家,也曾被老同学调侃,说的是“东北味河南话”。

每每听到家里人调侃,说自己和孩子都已经变成了东北人,李建召反而觉得很高兴。

“只有对一个地方有强烈的认同感,才会接纳那些风俗习惯并且变成自己身上的印记。”李建召说,这恰恰说明,他驻守并热爱的这片黑土地,也正被自己的家人接纳着、喜爱着。

对于李建召5岁的儿子来说,父亲的第二故乡本就是他的家乡。

一首古谣这样传唱:当汗水灌溉在脚下的土地,再遥远的地方也会变成家乡。

新春佳节,无数的中国军人正驻守在他们日夜挥洒汗水的土地上。他们的故乡在远方,可他们却说,家乡就在脚下——

“哔,哔……”导航机发出富有节奏的识别信号,空军某场站一级军士长刘继凡坐在值班桌前,认真登记:装设备性能良好,运转正常,可以保障飞行。

窗外,雪花翩翩飘落,22岁的上等兵张景深正踩着椅子挂灯笼、贴春联。这是他在部队过的第二个春节。

看着眼前年轻的面孔,刘继凡低头

算了算日子。从他20岁来到台站驻守,这已是第27个年头了。在这个台站里,刘继凡度过的日子早已超过了在家乡生长的时间。

有人对刘继凡开玩笑,说他是世界上“最孤独的一级军士长”。

说孤独,确实孤独。这个小小的台站,长20米宽20米,一个老兵带着两个新兵。

说孤独,也不孤独。在这里,刘继凡长了一身本领,从普通一兵成长为“兵王”。在这里,刘继凡见证并保障了一代

代新型战机呼啸升空。

20多年,冬去春来,刘继凡见证了小小台站一点点翻新,小院也一天天变得更加热闹。

后院菜地里的土,是刘继凡刚来台站那年一推车一推车推来的;鸡棚里的每一只母鸡,都由他亲自去农贸市场挑选;捡来收养的小狗去年住上了砖房,样式由他亲手设计……

“这里,早就是我的家了。”刘继凡深深地扎根在这里,鬓生白发,乡音已改。

对于军人来说,家乡的坐标,不只是

当年那个出生的地方。

它可以是亲手建设得越来越好的营区,是常年站岗的哨位,是身边并肩前行的战友;它可以是营门口的那棵笔直的白杨树,是演训沙场上耸立的铁塔,是营区后院的一片竹林,是身处的一方船舱……

家乡,就是我们守护的地方。

记者手记

共同家园,中国军人为您守望

■本报记者 康子湛 朱柏妍 通讯员 梅志峰

特稿

找到白杨,就找到了回家的方向

“班长,还有多远?”

“快了,看见小白杨就快到家了!”

腊月三十,塔斯提风雪扑面。

巡逻路上,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新兵陈辉努力提高音量,顶着大风向班长杨柯熙问路。杨柯熙费力地指了指前方——风雪中,一棵白杨树矗立着。

塔斯提的冬天,可怕的不是大雪,而是伴随大雪的风。突然刮起的大风,会让大雪覆盖唯一的路。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,没人知道大雪覆盖之下隐藏着什么危险。

风雪中,杨柯熙第一反应就是找白杨树。他知道,那是他们回家的方向。

18岁那年,杨柯熙第一次跟着班长巡逻,返回的路上遇到大风,四周尽是白茫茫一片,老班长指挥大家寻找远方的白杨树,告诉他们:找到白杨就能找到方向。

戍守边防10年,小白杨已经成为杨柯熙标定“家”所在位置的重要坐标。

杨柯熙说,在小白杨哨所,战士们都把营门口的白杨当作自己的战友和寄托。

有人迷茫时,老班长会把他叫到白杨树树下谈心;有人受挫时,会偷偷跑到白杨树树下宣泄情绪;逢年过节,给家人打电话,官兵也总是给父母妻儿热情介绍他们的小白杨。

在小白杨哨所,官兵们夏天在它如盖的树荫下乘凉,冬天靠着它粗壮的树干躲避风雪。每年退伍季,有太多的老兵和战友拥抱道别时强忍泪水,转过身却抱着白杨树泣不成声。哨所前的白杨树,早已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。

“塔斯提缺水,白杨树想活下来就要把根扎深。”杨柯熙一直记得,刚来连队时,指导员对他们说的话。10年过去,杨柯熙的皮肤早已被动边的风吹得粗糙发黑,双手布满茧子和裂口,仿佛小白杨的树皮。杨柯熙和战友们也深深地扎根在这里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塔斯提的冬天很漫长,但再漫长的寒冬也会过去。如今的杨柯熙经常带着新兵巡逻,每次路过当年迷路的地方,他都会拿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小白杨,告诉身边的新兵:那是回家的方向……

去年,面对去与留,杨柯熙再一次选择了留下。他说,自己的根已经扎得太深,他舍不下这个家,舍不下他的小白杨。

那座铁塔下,有她的爱人她的家

朱日和草原上,一辆接送来营探亲家属的车,正小心地行驶在覆着冰雪的路上。

军嫂乔少娟看着一片荒芜的窗外,默默在心里算了下:从老家出发到现在已经坐了45个小时的车,自己已经有127天没有面对面地见到自己的爱人。

这些数字,代表着一个军嫂和丈夫的距离。这是老家和驻地的距离,也是



图①:新春时节,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官兵装点白杨树。
图②:军嫂乔少娟带儿女来队探亲。



何文博摄
王泽洲摄



杨鹏飞摄
何文博摄

分散和团圆的距离。

远远地,一座铁塔渐渐显出轮廓,乔少娟知道,快到家了。那座铁塔下,有她的爱人她的家。

刚结婚那几年,乔少娟多次提出想到丈夫的驻地探亲,都被丈夫劝阻。直到他们结婚的第8年,女儿出生后,乔少娟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

第一次看到营门时的情景,乔少娟终生难忘。那天,她流了很多眼泪,这里远比丈夫电话里讲述的还要荒凉,比她想象的还要遥远。

如今,乔少娟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赶来和爱人团聚,再见到记忆中的场景,却只觉得亲切和激动。这条路,这扇门,她后来走过很多次,陌生的探亲路早已被她走成了熟悉的回家路。

女儿扒着车窗,开心地和站岗的解放军叔叔挥手。年仅2岁的儿子仿佛也知道快要见到爸爸了,在怀里睁大了眼睛。铁塔逐渐清晰,上面七个气势昂扬的大字映入眼帘:从这里走向战场。

女儿懵懂地指了指铁塔,问妈妈那是什么。乔少娟摸了摸她的头说:“看见这个,再过10分钟就可以见到爸爸了。”

多年的沙场阅兵,让朱日和名声大震。可在乔少娟的心里,朱日和,是有丈夫在的地方。

每逢佳节,都有无数的军嫂走在路上。从第一次走到轻车熟路,从好奇地

四处张望到知道前方会有哪个标志性建筑。

西北高原,军嫂李红正坐在行驶的汽车里,一边吸着氧一边看向窗外。这是她第一次上高原,她把丈夫营区旁的一座大山牢牢记在了心上。

南国海疆,军嫂郭盈正坐着小船奔向丈夫驻守的海岛,生长在陆地的她,如今早已和那些伴飞的海鸥“相熟”。

白山黑水,军嫂霍会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集邮册,里面贴满了车票和机票。从恋爱到结婚十几年,她和丈夫“互相奔赴”的过往历历在目,如今他们已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家。

一年又一年,军嫂们奔向自己的爱人,也奔向自己的另一个家乡。

任务归来,他们把竹林带回了营区

除夕夜,参加完营里的联欢会,第83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营长张军伟,接到了一通微信视频邀请。

“张叔叔,过年好!”亲切的四川口音从手机里传出,瞬间把张军伟带回了10多年前。那年,任指导员不到一年的张军伟,带领连队前往四川抗震

救灾。

“小黄的家就在我们帮助重建那个村的村口,每次进出都会路过,时间久了就熟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四川青年就是张军伟口中的小黄,全名黄寅杰,地震那年才6岁。

看着前来救援和帮助重建的解放军叔叔们每天辛苦忙碌,当时才6岁的黄寅杰总是会跑过去帮忙。好几次,他拿着每天派发的水和食物,送给路过的解放军叔叔,被拒绝了也不走,非要亲眼看着叔叔们吃了才肯离开。

“他家门口有泉水,是少有的没有被污染的水源,所以我们每天中午都去他家附近起锅做饭。”回想起往事,张军伟的眼里满是暖意。“黄妈妈总来帮我们,有些四川特色的家常菜,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。”

在张军伟的记忆里,四川老乡个个开朗热情,即使刚刚经历那样大的灾难,依旧乐观坚强,处处流露着过好未来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。

离开四川前,张军伟和黄寅杰的家人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,并一直保持联络。最近几年,黄寅杰家开起了农家乐,日子越过越好。张军伟说,每次他们家有什么好事大事,都会和自己分享。年前,黄爸爸还邀请他们全家去四川过年。

那年在四川执行任务只有短短的70天,但张军伟说,离开四川那天,几乎

每一名参与过任务的官兵都多了一个或几个四川籍的“亲人”。大家在四川留下了自己的牵挂,十几年过去,依旧会称那一片土地为“家乡”。

窗外,一朵烟花炸响在夜空,将一片竹影映到了窗上。张军伟说,家属区旁边的这片竹子,就是从四川回来后,他带着大家种下的一片。

在四川抗震救灾时,最让张军伟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漫山遍野的竹林。那是作为北方人的他,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旺盛的生命力。四川老乡们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,教他们剥竹笋、做竹笋炒腊肉的画面,在他们的记忆里停留了许多年。

“任务归来,我们把竹林带回了营区。”挂断和黄寅杰的电话,张军伟很是感慨,“每当看到这片竹林,我们都会想起自己远在四川的‘亲人’,想起那个我们亲手重建起的‘家乡’。”

航行万里,脚下始终是“家乡”

“今晚饭可丰盛了,还有咱南昌的特色菜呢……”年夜饭,来自南昌

的上等兵胡嘉豪兴奋地和妈妈通了电话,分享自己在南昌舰上度过的第二个春节。

2021年3月12日,是胡嘉豪19岁生日,也是他到南昌舰报到的日子。胡嘉豪一直记得接兵干部打趣时和他说的那句:“南昌人到南昌舰,这是回家了啊!”

南昌人,这是出生地赋予他的属性。做一名南昌舰上的合格兵——为了这个目标,胡嘉豪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。

刚上舰时,胡嘉豪每天的时间都被专业学习和检视检修填满。一轮接一轮的战斗部署时常在深夜下达,刺耳的铃声让人睡意全无。胡嘉豪和战友们努力克服着晕船等生理不适,逼着自己时刻保持战斗状态,一秒也不敢松懈。

第一次参与射击任务,胡嘉豪要求自己提前进入战斗状态,仔细检查、养护每一枚炮弹,确保它们都处在最佳环境条件下。任务当天,他站在靠近主炮的位置,熟练地完成射击准备工作。

“听到首发命中的消息时,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。”那一刻的振奋和激动,胡嘉豪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。胡嘉豪一直把那一天作为一个重要的成长标记:“标志着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南昌舰战士,激励自己保持努力、保持热血。”

“英雄城、英雄舰、英雄兵,第一枪、第一舰、第一人”——这是镶嵌在南昌舰走廊上的一句话。每一次看到,胡嘉豪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。他常说:“南昌人在南昌舰,总要更努力些,做得更好些。”

此时此刻,在南昌舰上,来自祖国各地的官兵都在坚守岗位。他们努力训练,一丝不苟,尽全力守护着属于南昌舰的荣耀——

一级上士都晓辉陪伴着南昌舰从试航到入列,一次任务都没有缺席过。作为机电兵,他常年坚守在高温、高噪、高湿的机舱深处,守护着南昌舰的“心脏”。今年春节,他依旧主动选择留守岗位。当同班战友问他不想家时,他说:“天天守着,舰舰早也成了家。”

南昌舰政委刘天永的办公桌抽屉里有10多个装满海水的塑料瓶,上面详细标记着取水的时间和海域。作为南昌舰首批舰员之一,他亲身见证了南昌舰的每一个成长节点。

刘天永说:在海军有一种说法——舰艇是浮动的国土。对于常年生活、工作在舰艇上的官兵来说,舰艇走到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

“船行万里,脚下始终是‘家乡’。”刘天永说,这是所有舰艇官兵的共同感受,也是中国军人博大的家国情怀。

(采访中得到本报记者刘敏,通讯员王越、刘宸源、杨鹏飞、杨贵良、柯青坡、张光轩、王泽洲、刘卫、张根实等大力协助,特此致谢)

刊头设计:苏 鹏

第1277期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